

巴学园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



尽管我们在物质上非常贫穷，但我们总是很快乐，有很多渴望，很多梦想，很多激情，我们感觉很富有。

新经典文库

李园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琪拉的灰烬/[美]迈考特著;路文彬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5.7

ISBN 7-5442-3159-3

I.安… II.①迈… ②路… III.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22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3-122

ANGELA'S ASHES

by FRANK MCCOURT

Copyright © 1996 by Frank McCou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ANQILA DE HUIJIN

安琪拉的灰烬

作 者	[美] 弗兰克·迈考特
译 者	路文彬 插图作者 张 懿
特邀编辑	翟明明
责任编辑	陈云梅
责任校对	张进娜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4.25 (彩插16页) 字 数 327千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159-3
定 价	25.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历经苦难，依然不失生命的风度

——《安琪拉的灰烬》序

曹文轩

我愿意将《安琪拉的灰烬》看成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开始了叙述，然后描写了一个叫弗兰基的男孩的成长过程。他的成长似乎很不顺利，充满艰辛。从他出生之日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据祖母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婴儿时，曾摔过倒栽葱，“此后他就跟原来不一样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她的任务就是不停地繁衍后代，然后就是千方百计地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还有就是一群肮脏的弟弟妹妹。这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家庭。那时正在战争，社会环境也十分恶劣。

“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这是一个悲惨的童年。也正是因为这个悲惨的童年，我们才有幸看到了这本非常优秀的书。在作者看来，一个幸福的童年，是无话可说的，能说的，有得说的就正是那个悲惨的童年。

“比一般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作者说，人们总爱吹嘘或抱怨他们早年所遭受的苦难，但那些苦难与弗兰基的苦难怎能相提并论呢？这是彻头彻尾的苦难，是大苦难。

战争、失业、饥饿、疾病、死亡、局促而阴暗的居住环境、没完没了的争吵……小说的画面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灰色的。在一种沉重的压抑状态中，我们读完了这部小说。回头一望，苦海茫茫，令人不寒而栗。据我的阅读经验，这样的情景，似乎是巴尔扎克、狄

更斯时代的小说家们笔下的情景，到了 20 世纪的小说家这里，这样的情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苦难还在，但这种物质性的苦难，已不多见了。《安琪拉的灰烬》又将我们拉进了 19 世纪，但它显然是 20 世纪欧洲生活的一部分。

那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心理复杂多变、以顽强的生命挣扎着一路向前的少年，犹如一叶扁舟，在浑茫的苦海上漂泊着。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亮光在远方的天空向他闪耀。小说从这个孩子的父亲带着全家回到欧洲开始，到这个少年带着向往、梦想重返美国结束。这里的美国，似乎不是一个国度，而是一种象征，岸的象征，明天的象征，可以用青春作赌注的赌场的象征，具有各种可能性的天堂的象征。也许，他的命运将会重蹈父亲的旧辙，但，他还是意气风发地出发了，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那个风风火火的小子。

我们看到，那颗历经磨难的生命，非但没有枯萎、失去光泽，反而更加熠熠生辉。磨难犹如磨刀石，将生命之刀打磨得闪闪发亮。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也许是荒原，也许是充满希望的田野，但无论是荒原还是田野，都会因这刀的锋利，而成为可收获的土地。

在宣扬享乐主义的当下，读这样一本苦涩的书，就好比是在昏昏欲睡的熏风中，突然感觉到从远方吹来了一股侵入肌肤的凄风，使人振奋，使人清醒。作品的悲剧性，使我们对自己的实际处境忽然有了一种必要的警觉。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人类社会只要存在一天，苦难也就会存在一天。如果没有苦难的意识，我们必将在苦难到达时失去应有的风度。

人的成长，人类的成长，都离不开苦难。

但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又觉得它是很诗化的。这一阅读效果，可能来自于小说中不时出现的诗歌与民谣。这部小说其实一直在进

行着两种叙事，一是散文化的叙事，一是诗化的叙事。前者叙述的是庸常的生活，而后者叙述的是一种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有着梦想，有着眺望，有着前方，有着境界，有着生机，有着美感与情调。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才避免了彻底的堕落，才从容不迫地走向前方。这种将散文叙述与诗歌叙述杂和在一起的叙述，使阅读变得有节奏，有变化。那些有趣的诗歌与民谣的出现，犹如漫漫长旅中的驿站，又像是漠漠荒野中的一道道忽然而至的风景，使阅读不时地获得一种小憩，获得一种轻松和欢快。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是作者的一个清醒的安排？阅读时，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些诗歌与民谣，阅读这样一个叙述苦难的文本，会是怎样的一种阅读？如此安排，我以为还不仅仅只有文本上的意义，其实也是作者对苦难生活的深切理解。它直接来自于作者的切身感受。

这是一本好书；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到处弥漫着庸俗的享乐主义），它就更是一本好书了。

2005年5月26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曹文轩 当代著名学者，著名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草房子》、《红瓦》、《天瓢》等。）

世界是怎样结构的？

——关于《安琪拉的灰烬》之断想

梁晓声

是的，我喜欢这一部书。

一部好书就是这样——犹如一个好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之下，好人一开口说话，你就知道他（或她）是好人了。甚至，好人并没开口说话，但他们的一个举动，一种行为，也会使你得出结论——那是一个好人。

《安琪拉的灰烬》，正是这样一部书。

一部书既已为书，它就沉默了。

这又好比一个一生只说一次话的人。说完了，就不再开口了。

噢，上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只有机会说一次话，那么许多人宁肯将机会留待老年的时候吧？当然，也会有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无怨无悔地利用了那一次机会，将它双手奉献给爱人。

本书的作者弗兰克·迈考特，在66岁的时候出版了这一本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一次“具有永恒之美”的“说话”。也体现了小说不“小”的真谛。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书。

却又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书；还是一部关于“天使”的书。

有时候，天使的背上并不长着洁白的翅膀，脑后也没有圣光。她们就在某些家庭之中、某些家族之中，是母亲，或是长姐，为了儿女的成长，为了弟弟妹妹们的成长，无怨无悔地辛劳着，付出着。真的，她们总是那样，无怨无悔而又极尽其责。她们的辛劳，她们的付出，往往仅是为了儿女们或是弟弟妹妹们的一次开心，一顿饱

饭，一件新衣……

没有她们，这世界上的许许多多孩子们，不能成长为有自尊心的男人和女人，当然也不能是配当父亲的男人和配当母亲的女人。是的，没有安琪拉那样一些不像天使的天使，一些孩子以后会成为罪犯。因为他们将只不过在贫境中备觉对人世的恐惧，而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读这一部书，我联想到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之间的一次对话。

托尔斯泰长高尔基 40 岁。如果不是前者长寿，他能与后者相识的机会是很小的。

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后，同情又感动，泪流满面地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

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我想，高尔基说那一句话时，内心里一定怀念起了他的母亲，和一些善良的人吧？

我进一步想，如果本书的作者并没有一位天使般的母亲，他还会在 66 岁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时，不乏幽默吗？那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啊！——父亲是酒鬼，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贫穷悲惨的生活中夭折；为了在圣诞节的早上有东西可吃，母亲拖儿带女去乞求慈善救济；十四岁的弗兰基去当小邮差；还有每到雨季从街道上灌入家中的肮脏的臭水……

安琪拉正是那样一个家庭的主妇；正是那样一个酒鬼丈夫的妻子；正是那样一些孩子的母亲。

这一位叫安琪拉的母亲，她唱歌唱得很好听，她跳起舞来身姿也很美。即使在她成为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的主妇以后；成为一个酒鬼丈夫的妻子以后；成为一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的母亲以后，只

要稍有高兴一下的理由，她也还是会唱起歌来，跳起舞来……

那时，你不得不承认，怎么也不像天使的安琪拉，对于她的孩子们真是一位天使！

这世界是怎样结构的？

当我快将这一篇文字写完时，我头脑之中最后想到了以上问题。

我自己对自己的问题给出的回答乃是——如果人世间不曾有许多许多安琪拉一样的天使，恐怕这世界早就坍塌了。

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世界将永远是由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来结构的。穷人的死太多了，对于富人们的后代是可怕的。穷人的孩子们都成了罪犯，对于世界那是更可怕的事情。而若穷人的孩子们永远像父辈一样一生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则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

上帝差遣天使来到人世间充当穷人的孩子们的母亲，最终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在富人面前不再卑恭的人，并有能力参与使这世界变得公平起来美好起来的人……

由而，世界的结构才一直没有彻底坍塌。

《安琪拉的灰烬》——它就是，由天使们守护的那一家中的温暖；那炉膛里的积灰之下永远覆盖着的炭火。只要人善于拨去积灰，炭火就会一直在炉膛里红着，并烧着新柴。

但愿，此书能使我们中国的数量大得惊人的穷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的身上，发现天使的影子……

2005年8月24日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

全世界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

——《安琪拉的灰烬》十谈

高建群

一、美国的泥土不仅仅产生那些华而不实的好莱坞大片，它也产生《安琪拉的灰烬》这样深刻而崇高的东西呀！

二、我明白这本书在美国受到如此重视获得如此殊荣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它的移民成分中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尤其是英伦三岛。因此，这本书有一种寻根的成分在内。正是它的如此逼真如此真诚的描述，触动了这些移民后裔们的神经。

三、我是从下午开始读这本书的。躺在床上读，读完后是凌晨四点。合上书本，我发现有两滴冰凉的眼泪挂在腮边。

四、贫穷、卑贱、无助——这无穷无尽的苦难啊！读这本书，让我不断地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且想起高尔基《在人间》中那痛苦的呼喊：“圣母呀，你是一只无底的杯子，承受着世人辛酸的眼泪。”

五、我还想起英国天才小说家狄更斯的《奥里弗·退斯特》。两个小主人公都是从垃圾堆、贫民窟走出的卑贱生命。不同的是，前者是作者在描述他，在编造着十九世纪的童话，后者则是这个活动的垃圾堆自己说话了。

六、我在前面谈到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断地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这样相同例子的事情大约有十几处。那么这里举一个小例子。主人公弗兰克舔“油乎乎的报纸”充饥那个情节，令我想起自己童年时舔碗的事。在我看，喝完粥后舔碗是一种美德，但

是当我来到城里，像狗一样吧哒着舌头尽情地舔碗时，我挨了父亲一记耳光。

七、我很奇怪，这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苦难，但是它不叫人绝望。我细细地琢磨着这原因，好像有些明白了。主人公在成长着，在拼命地吸吮着苦难的乳汁成长。这成长的历程是无坚不摧的。

八、还是再让我说一说高尔基吧！俄罗斯文坛有一件著名掌故。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有过一面。当托尔斯泰听这个流浪的年轻人讲完自己苦难的经历后，他热泪滂沱地说，孩子，在拥有这些经历之后，你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

九、我是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并且也正在写作一本类似《安琪拉的灰烬》这样的书。因此，我在阅读中时时停下来，思考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我想，这些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在作者的体内酝酿了许许久久，并且随着作者的成长而成长。它们的每一次涌上心头，就是一次艺术再创作的过程。这样在作者六十六岁的时候，他把它们摘了下来，慷慨地献给人类。这种个人体验是别人永远无法替代的。而这，正是最好的作品所产生的原因呀！

十、文学的标准没有死亡，即便在这个熙熙攘攘物欲纵横的今天，这是叫我最高兴的事情，那些虚假的（中国的外国的）作品在《安琪拉的灰烬》面前应当羞愧，这是我最后想说的话。

2005年10月19日

（**高建群** 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大顺店》、《遥远的白房子》等。）

目 录

contents

历经苦难，依然不失生命的风度	曹文轩
世界是怎样结构的?	梁晓声
全世界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	高建群
1 布鲁克林	001
2 利默里克	047
3 罗登巷的“意大利”	103
4 第七级楼梯	129
5 舞蹈，电影，拉丁文	153
6 妈妈的歌唱	175
7 蒂莫尼先生	199
8 我的作文	221
9 “大药房”	257
10 乞讨	281
11 大老爷们	303
12 莎士比亚	323
13 阁楼	343
14 外婆的裙子	359
15 送电报	375
16 考试	397
17 十六岁	413
18 到美国去!	433
19 就是这里了!	445

1 布鲁克林

我的父亲和母亲本该待在纽约，他们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成婚，我也在那里出生。然而，我四岁的时候，他们却返回了爱尔兰。那时，我的弟弟小马拉奇三岁，双胞胎奥里弗和尤金只有一岁，妹妹玛格丽特已经夭亡。

当我回首童年，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当然，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幸福的童年是不值得在这儿浪费口水的。比一般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

人们总爱吹嘘或抱怨他们早年所遭受的苦难，但那根本没法和爱尔兰人的苦难相提并论：家庭贫困潦倒；父亲一无所长、醉话连篇；母亲虔诚而沮丧，坐在火炉旁哀叹个不停；牧师自以为是；教师恃强凌弱；还有那些英国人，和他们八百年来对我们所造的孽。

尤其糟糕的是——我们那儿总是湿漉漉的。

在遥远的大西洋上空，大片聚结的雨云缓缓流向香农河，然后永远停留在利默里克^①。从割礼节^②到除夕，雨水一直浇灌着这座城市。它造就了刺耳的干咳声，支气管炎的“呼噜”声，哮喘病的“咻咻”喘气声，还有肺病那“吭吭”的咳嗽声。它把人们的鼻子变成喷泉，把人们的肺变成细菌的温床。于是，它又引出了大量的治疗土方：为了治疗黏膜炎，得吃用加了胡椒粉的牛奶煮过的洋葱；为了使呼吸道畅通，得把面粉和荨麻熬成糊糊，裹在布里，然后把这滚烫的东西拍在胸膛上，烫得人“嘶嘶”地倒抽凉气。

从十月到次年四月，利默里克的墙壁上一直闪烁着湿漉漉的光。衣服从来没干过，花呢衣服和羊毛外套成了许多生灵的乐园，有时还会钻出一些神秘的植物。在小酒馆里，水汽从潮湿的身体和衣服上蒸发出来，又随着烟卷和烟斗被吸进去，伴着溅洒出的黑啤酒和威士忌散发出霉味，还稍微混合着从户外厕所飘进来的尿臊味，许多人就是在那里将他们一周的收入呕吐得一千二净的。

雨水把我们赶进了教堂——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惟一干燥的地方。在做弥撒、祈祷和九日祷时，我们湿淋淋的挤作一大堆，在牧师单调沉闷的布道声中恹恹欲睡，而水汽又混合着焚香、鲜花和蜡烛的味道，从我们的衣服上蒸发出来。

利默里克一向以虔诚闻名，但我们仅仅熟悉它的雨水。

我的父亲马拉奇·迈考特出生在安特里姆郡图姆镇的一个农场。跟他父亲年轻时一样，他生性粗野，爱找英国人或爱尔兰人

① 位于爱尔兰西南部，香农河河口。

② 天主教纪念日之一，在每年1月1日。

的麻烦，有时还同时找这两伙人的麻烦。他曾为爱尔兰共和军作战，最终在一次亡命行动中成了被悬赏的逃兵。

我小时候常常盯着父亲看，他那日益变稀的头发、东倒西歪的牙齿让我感到纳闷，为什么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样一个脑袋呢？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祖母告诉我一个秘密：还是婴儿的时候，你那可怜的父亲摔过倒栽葱。那是个意外，此后他就跟原来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牢记，摔过倒栽葱的人可能会有点不大正常。

因为他那个被摔过的脑袋有了价码，他只好从戈尔韦港乘货船偷偷逃离爱尔兰。到了纽约，正赶上大禁酒，他简直认为自己掉进了地狱。但他随即发现了地下酒吧，又眉开眼笑了。

在美国和英国游荡和痛饮过后，江河日下的光景令他开始渴望安宁。他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市，因为他的出现，那里炸开了锅，他却说：让他们统统给我倒霉去吧。他常和安德森镇的女士们闲聊，她们用美色诱惑他，可他却把她们打发了，继续喝自己的茶。他已经烟酒不沾，美色又有什么用？不久，他死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我的母亲叫安琪拉·西恩，是和她的母亲、两个哥哥托马斯和帕特里克，以及一个姐姐阿格尼斯在利默里克的贫民窟长大的。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原因是在她出生几周前，他就溜到了澳大利亚。

在利默里克的小酒馆喝了一夜的黑啤酒后，外公摇摇晃晃地走在小路上，一路哼唱着他最喜欢的那首歌：

谁把军衫扔进了墨菲太太的炖菜汤？

无人搭理他只好一直高声嚷：

定是爱尔兰脏鬼的恶作剧，

看我不好好痛揍他一场，
竟敢把罩衫扔进墨菲太太的炖菜汤。

他的心情出奇地好，于是想和一岁的小帕特里克逗乐。可爱的小家伙深爱着他的父亲。父亲把他扔到半空中，他便大笑个不停。没事的，别怕，小帕特，没事的，别怕，飞到黑黑的天上去喽，好黑好黑的天呀。噢，耶稣啊，他没能接住这个落下来的孩子，可怜的小帕特里克头先着地，发出“格”的一声，接着又呜咽了几下，便没了声息。外婆从床上吃力地抬起身子（她正怀着孩子，那就是我的母亲），好不容易把小帕特里克从地上弄起来，冲这孩子长叹一声，然后转向外公：滚出去！滚！你再多待一分钟，我就找斧子劈你，你这个酒疯子！耶稣作证，我会用绳子绞死你。滚出去！

外公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个男子汉一样。我有权待在自己家里，他说。

她抱着这个受伤的孩子，肚子里还有另一个健康的孩子折腾着，她向他冲过去，疯狂地逼向他，他顿时软下来，跌跌撞撞地逃出屋子，奔上小路，一口气跑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才停下来。

我的舅舅小帕特再也没能恢复原样。他的大脑变得迟钝，走起路来左腿和身子朝相反的方向扭着。他没有读过书，但上帝却在用另一种方式保佑他。八岁开始卖报纸的时候，他比财政大臣还会算账。没人知道人们为什么叫他“西恩修道院长”，不过全利默里克的人都喜欢他。

我母亲的麻烦从她出生之际就开始了。外婆躺在床上，一边因为阵痛气喘吁吁，一边向孕妇的保护神圣哲拉·马则祷告个不停。接生护士欧哈罗兰穿着一身华丽的服装站在旁边。正赶上除

夕，欧哈罗兰焦急地盼着这个孩子快快出生，她好及时赶赴聚会，参加庆典。她对我的外婆说：请你用力，求你啦，用力。耶稣、玛利亚和圣约瑟啊，要是你们不让这个孩子快点的话，新年到了他也不会出生的，那我这身新衣又有什么用处？甭管什么圣哲拉·马则了，在这种时候，男人能有什么用？就算他是圣人又怎么样？圣哲拉·马则屁用不顶！

外婆又向难产保护神圣安妮祷告，可是这孩子仍不肯出来。欧哈罗兰护士便让外婆向圣犹太祷告——他可是人们处于绝望境地时的保护神。

圣犹太，危急关头的保护神啊，快救救我，我不行了。她嘟囔着，用着力，婴儿的头露出来了，只有一个头，那就是我的母亲。这时候，夜半的钟声响了，新年到了。口哨、喇叭、警笛、铜管乐队，同时在利默里克城喧嚣起来，人们喊着，唱着“新年快乐”。别了，老相识。教堂的祈祷钟声全部敲响了，欧哈罗兰护士为她那身没派上用场的新衣流下了泪水，那孩子仍然原样停在那里，她也仍然穿着这身新衣待在原地。请你出来吧，孩子，好吗？外婆猛一用力，孩子出世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长着乌黑的鬈发和一双充满哀怨的蓝眼睛。

啊，老天在上，欧哈罗兰护士说，这孩子跨了两个年度，头生在新年，屁股生在旧年，或者说头生在旧年，屁股生在新年。你得给教皇写信，太太，搞清这孩子到底算哪年生的，而我要把这身衣服留到明年穿了。

孩子取名叫安琪拉，因为她降临人世的那一刻，晚祷钟声（Angelus）正好在新年的午夜时分响起，还因为她的确是个小天使。